



人民文学奖

历年获奖作品精选

散文诗歌卷

2003—2008 茅台杯

灵魂的拷问，生命的遐思，性灵与真我的表达

人民文学杂志社 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人民文学奖

历年获奖作品精选

散文诗歌卷

2003—2008 茅台杯

灵魂的拷问，生命的遐思，性灵与真我的表达

人民文学杂志社 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民文学奖历年获奖作品精选·散文诗歌卷/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624-5043-6

I.人… II.人… III.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
品集—中国—当代③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8580号

人民文学奖历年获奖作品精选

散文诗歌卷

人民文学杂志社 主编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王伦航 版式设计:周 娟 刘 玲

责任校对:张洪梅 责任印制: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4 1/16 印张:17.5 字数:252千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043-6 定价:2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目录

2003 年度

散 文

- 003 周晓枫·你的身体是个仙境
016 黄集伟·借一张嘴,说美丽脏话

诗 歌

- 028 李元胜·景象
035 桑 克·时光登记簿
044 大 解·神秘的事物

2004 年度

散 文

- 053 于 坚·火炉上的湖泊
065 格 致·减法

诗 歌

- 080 雷抒雁·明明灭灭的灯
088 张执浩·覆盖

2005 年度

散 文

- 097 周国平·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109 冯 唐·浩浩荡荡的北京

诗 歌

- 116 雷平阳·秋风辞
124 刘 川·这样或那样

目录

2006 年度

散 文

- 133 夏 榆·黑暗中的阅读和默诵
142 舒 婷·老房子的前世今生
160 陈 染·我究竟在这艘人世之船上浮想什么

诗 歌

- 171 汤养宗·在汉诗中国
177 傅天琳·六片落叶

2007 年度

散 文

- 185 汗 漫·一枚钉子在宁夏路上奔跑
195 江少宾·地母·征婚

诗 歌

- 206 古 马·古马的诗
219 白 巫·青藏诗章

2008 年度

散 文

- 237 塞 壬·转身
247 张悦然·月圆之夜及其他

诗 歌

- 259 阿 门·中年心迹
265 商泽军·奥运中国

海平文藝人林行和賞平 CD83

林 文 和

2003 年度



2003 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

授 奖 辞

散 文

黄集伟的《借一张嘴,说美丽脏话》机智、敏锐地展示和分析语言活动的复杂景象;周晓枫的《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则真挚、痛切而富于诗意地表现了女性的成长经验。评委会认为,散文当前面临的根本问题是:第一,能否反映这个时代丰盛的话语实践;第二,作者是否真正“在场”,即能否坚持忠直的写作立场;上述两篇作品分别对散文写作的可能性作出了可贵探索,评委会决定,授予茅台杯人民文学奖。

诗 歌

评委会决定,将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授予李元胜的《景象》、桑克的《时光登记簿》、大解的《神秘的事物》。评委会认为,李元胜的《景象》有着积极的现代气息,语言疏朗,视野阔达,气势恢宏;桑克的《时光登记簿》节奏明快,以短而急的速度,揭示庞杂的现实世界;大解的《神秘的事物》充分展示了诗人的睿智与经验,使诗人的内心律动与生存现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周晓枫

你的身体是个仙境

她的脸和身体都变形得厉害——两年没见了，她刚刚在几十个小时以前做了母亲。我的女友怀抱着满身通红的婴儿，给我古怪的错觉：看陌生人抱着小怪物。这就是女人的幸福。女友向我出示剖腹产的刀口：纱布红红黄黄的渍迹，刀口长得吓人。人们从她的血肉中夺取孩子，从此，她的命被劈开了。

我的腹部有一道相似的伤痕，它跟了我二十多年，我都快忘了那是手术刀的业绩了，好像与生俱来，我天生就不完整。九岁那年，它如此醒目，我直起身子或弯腰都疼，身体藏了把折刀似的。

肉体意识通常是由疼痛唤醒的。那天放学途中我有意落在后面，缓慢地蹲下来，背靠涂满炭黑字迹的电线杆，最下面那行斜写的字迹就印在我身后：“金明军是条狗！”蝙蝠缭乱地飞，我承受剧痛，却羞于求援。路人黑色的脚在眼前交错。身体的灾难瞬间就把我推入深渊。天黑了，我遭到蒙面世界的抢劫。

大夫后来对妈妈说，畸胎瘤已经体位扭转，再晚来一会儿我就会休克。他诧异我为什么独自忍受那么长时间而不叫喊。他不知道我害羞到什么程度，尤其针对与肉体有关的事情。我幻想自己有鱼

一样无声无息的肉体。

或者,我预感到这种不祥的疼痛会带来羞耻。住进妇科,我是多年来病房里最小的患者。肿瘤自我降生就存在于体内,它跟着我一起长,如同我的胎儿。妈妈叮嘱我,一旦别人问起,要说做了阑尾炎手术,千万别提妇科。体检时校医怀疑了:阑尾手术刀口怎么会在这儿?我坚持妈妈的说法,死不改口。我从九岁起就开始为了荣誉而撒谎……像真有了什么可耻的把柄。为避免难堪,我后来尽量不去医院看病,身体不适也习惯忍着。

在医院里看的那场悲喜交集的电影,我终生不忘。术后一星期,护士把我推到休息室看电视,正在播放香港喜剧《蟋蟀皇帝》。让人非常痛苦的喜剧——因为我笑的时候震动伤口,疼得忍不住哭。休息室里只剩我一个人,坐在轮椅里,无力把自己推回去。我又的确被剧情吸引,就这么边看边笑边哭。等护士把我送回病房,我伏在枕头上,泪水流得更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委屈。一个不纯洁的妇科手术,让我连承受欢乐的能力都丧失了。

生育,治愈了我的女友自少女时代起的痛经。我记得每个月都有几天,她突然改变的脸色,和那种挣扎与隐忍的表情。

有一次,女友白色的纯棉裙子上,印染了可疑的暗血……颜色特别脏。我没上体育课,一路掩护她回家,走在后面,亦步亦趋——我挪开一点,难堪的污迹就暴露无遗。走着走着,我对她有了一点嘲笑和鄙夷。我知道经血正使她散发一股越来越浓的烂鱼味儿。

女友艰难地爬上床铺,让我给她灌暖水袋。暖水袋呈肉红色,软塌塌的,又带着温度,看起来像什么动物的内脏。她的卫生带里也垫有一层自行车内胎般的肉红色胶皮,洗涤的时候特别恶心,尤其,还要在阳光里曝晒它,上面搭着遮羞的毛巾。我的女友蜷腿躺下,紧闭眼睛,嘴里咝咝地吸着凉气,活像条毒蛇。

常识老师已经对我们进行过生理卫生教育,课上得别别扭扭的,男女分别关在小黑屋里看幻灯片。女孩的成长验证着老师的话,她的确告诉了我们一条真理:作为女性,青春的开始是以流血作为标志的。

月经就是我体内发生的月蚀。我的性别决定我将终生受到来自肉体的麻烦。

读美国女作家安·贝蒂的短篇小说，有一段话我印象深刻：“我不清楚皮亚被割掉的是哪个乳房。可这显然是无关紧要的。失去一个乳房是可怕的事，但它毫无疑问是男人们所无法感受的。”然后她说，“就像女人无法知道睾丸被踢的感觉一样。”我和许多女性同样习惯说：“你们男人不懂……”这里面有无奈，有拒绝，也有自得，表露出自己比男性更多的负荷。陷入苦难无法自拔的人，总是要这样保持孤独或者掩盖脆弱吧。安·贝蒂的话让我有所省察，也许我习惯于对女性身份自怨自艾，而忽略了男性的苦痛。怀疑和检讨之后，我发现，安·贝蒂虽然说出了男女各怀肉体被袭的隐忧，但其间存在重要区别。睾丸被袭一般发生于欲行不轨的情况下，是意外；但是，只要你是个正常女人，就将一生被肉体的疼痛所威胁。卵子的酝酿，使女人轮流处于流血和妊娠之中，没有其他的选择。和男性不同，流血和疼痛正是健康女性的常态。

快过三十岁生日那天我在浴缸里滑倒了，我看不到任何外伤，但是大量的血奔涌出来，顺着腿流，漫过脚面。无法遏止的失血，使我的体温迅速下降，我浑身发冷，剧烈地颤抖，牙床不住地磕碰，根本打不了求助电话。我只有听任血流。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自己从内部摔破了。我第一次亲眼目睹，自己储存了那么多的血以备伤害。

我帮助过一个流血的少女，并非自愿，我不知道怎么摆脱她的恳求。十五岁我因烫伤住进烧伤科病房，漫长而收效甚微的医治过程令人沮丧，我的兴趣转移到观察病友，出出进进，看到那些与自己同样遭受残损的身体也许能缓解焦虑。凤梅的手指碾进了烫衣设备中。从她后来的哭诉中，我们得知，悲剧起源于嫂子的多疑。凤梅从农村来城里投奔表哥，原来做餐厅服务员，但餐厅离家近，表哥工作的派出所离家也近，无端猜测的嫂子为避免两人中午偷情，执意把凤梅调到离家远的、附属于自己单位的洗衣房，以便监督。半个月以后，凤梅出事了——不满十九岁，她断掉六根手指。

凤梅嫂子陪床了两天，她的好妒使我增加了对她的关注，但她太普通，让人迅速忘记她的长相。我对她表哥印象深些，他探视的次数勤，那个中年男人有张微微肿胀的方脸，下眼泡浮凸，看人的时候歪着脖子。

凤梅残破的手被纱布重重裹缠，两个拳击手套式的大坨子，使她不能自己吃东西，不能自己上厕所，事事要人服侍。烧伤科中许多人行动不便，护士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去帮忙。凤梅没完没了地吃喝拉撒。我给凤梅削苹果，她一次至少吃三个。从没收到这么多慰问品吧，她简直像过节，我替她的胃口不好意思，她丝毫没有有一个少女病人应有的优雅的虚弱。凤梅每天两次大便，淤积的食物使她肠胃繁忙，我们经常听到她放屁。如果尿壶拿得不够及时，她会失控地尿到床上。我渐渐失去了最初的同情，长得不好看，还说蠢话，凤梅微胖的肉体制造太多麻烦。我其实嫌恶凤梅，照顾她是为了让自己更讨护士阿姨的喜欢。有一次我没有及时拿来尿壶，我的从容里暗含一种惩罚……尿壶没有接应上，当着我 and 同室病友的面，她掀开被子，尿液呈弧线喷射出来。

后来凤梅露出破绽。她向我请求：“你给我表哥打个电话，就说我来月经了，让他给我拿卫生带过来好吗？”我惊讶又羞耻，难以想象这话怎么能对一个男性启齿。凤梅安慰我：“没关系，他都结婚了，什么都懂。”问题不是他懂不懂，是我难堪。我直觉地判断出，凤梅有隐情，因为她毫不避讳让表哥了解自己的生理周期。

大概，幸福对一个少女来说是难以作为秘密保存的。几天以后，凤梅不仅承认私情，还讲到嫂子的性爱习惯——每星期五晚上她必有所要求，那是表哥告诉她的。凤梅说：“表哥只爱我，我也非他不嫁，等他离婚了，我们马上结婚。”她吃吃地笑，然后附在我耳边低语：“男的怎么那样呢？”她讲起令人尴尬又心跳的细节。想起凤梅曾经声声喊冤，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能那么理直气壮。这时，她完全忘却残疾的痛楚，沉浸在肉体的享乐回忆里。

身体的花园已经开始凋败……凤梅眼眶里含着想念的泪水，她的上肢断了手，下体流着血，痴情地，等未来路上心思叵测的表哥。

这是必须承受的伤害吗？女性成长，要面临那么多险境。淘气的男孩以恐吓胆小的女生为乐，权要人物不断瞄准新的尤物——这是成功的标志。侵犯甚至从童年就开始，我从未忘了那些恐惧。

上课铃响起，我打开铅笔盒，赫然看到一条硕大的深绿色豆虫。震动使它转变方向，露出从头到脚两排绵延的腹足。霎时，惊恐让我头脑空白，濒临爆炸。然后，我吓哭了，但不能哭出声破坏课堂纪律。数学老师不喜欢我，她跟我说话带着明确的厌恶。她是我至今所知的态度最鲜明的讨厌我的人，她毫不掩饰。我对她的恐惧逐渐和数学恐惧糅合在一起。我曾装病缺课躲她，越发跟不上教程，傻子一样看着莫名其妙的公式，成绩拖了全班后腿，当然更增加了她的反感。同桌的恶作剧似乎是暗合她心意，她格外温和地鼓励那个顽皮男孩回答问题，丝毫不理睬我的颤栗。我一直哭，不知怎么停止……我缺少一个哪怕是象征性的安慰。我坚持无声地哭满了整个一节课，虽然到后面，坚持的毅力远远超过悲伤。领会了数学老师的默许，下课铃响之前，同桌用圆规几次扎我的腿，低声说：“你等着。”利用课间，似乎出于对我的补偿他报复了那条虫子。他趁虫子向外爬的时候用力按下铅笔盒的盖子——身体变形挤压出体液，它被斩断，逃出来的是头部和小半截胸腔。那是一条隶属妇科的肉虫，它的头很像儒艮——就是被水手称为美人鱼的动物，它的腹足如同增殖的乳头。我的铅笔盒成了成殓它残肢的棺材，我满脸泪痕，不得不自己把它扔进垃圾道。这桩小事留给我这样的不实印象：我的自尊被女老师伤及，而我同时迫使一条妇科的虫子去死……那个肇事的小男孩，正热衷于和伙伴打闹，他和此事牵扯甚少。

另外的例子来自若叶。若叶品学兼优，成绩总是位居年级排行的前列，不仅如此，她还会拉二胡，才艺和长相超出人们对于好学生的要求。我还记得她穿着红裙子在联欢会上表演的样子。她的命运瞬间改写。学校组织春游，若叶专心致志地观察点水的蜻蜓，一个男生偷偷靠拢，出其不意地，把一条泥鳅放进她的后衣领。若叶惨叫，变了嗓的古怪声音把我们吓住了，谁都没反应过来马上帮她把泥鳅取出来。她突然沿着拒马河岸跑，鞋掉了，就光着脚跑……老师沿着石块上的血迹去追。若叶后来休学很长时间，用以治疗瘰病。回到学

校,以往的光荣不再了,她当众犯病,全身抽搐,口吐白沫。当她被按倒,上衣掀露,可以看到她的肚皮和半个微隆的乳房……有经验的食堂大师傅死命地往她嘴里塞进半个肮脏的土豆,以免她咬掉自己的舌头。一些人出于宗教原因不吃无鳞鱼,我模糊记得,是从若叶出事以后,我把它们当做食物——泥鳅和鳝鱼,凝聚两种最让女人害怕的动物形象:老鼠的头,蛇的身子。

我知道不应苛责。那些小公鸡尚未发育,哪里懂得爱护。他们会经历蜕变,成年以后开始倾慕并追逐女性。捉弄女生的坏小子也许变得充满绅士风度,爱玉怜香,勇于担当。谁会意识,这些妙曼的女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已是两性战争的幸存者。

整个下午,孩子吹胀白气球,系在晾衣绳上。自愿结合的队伍进行比赛,按照排球规则计分,乳白色气球被争抢和传递。奇怪的是很长时间不被干涉,孩子们信马由缰,家长很少涉足这个荒僻的后院,有人偶尔路过,诡异地笑,却不置一词。孩子兴高采烈,不明白手中的玩具其实更与成人游艺相近。等那个贡献避孕套的孩子遭到父亲暴打,我们猜测出,这个世界上有的道具、有的内容,禁止曝光。

奥秘就在黑暗深处,需要我们自己摸索。我躲在蚊帐里仔细地翻查字典,查找和生殖有关的词汇。阅读小说,也可以嗅到有限的暗示。我定期拜访五窖口公厕,那扇摇摇欲坠的黄油漆门板内侧,经常出现齷齪的文字和插图。

好奇心驱使下,从小一起长大的林小森恳求我带他参观女厕所,我同意了。出于保守秘密的需要和知恩图报,林小森也侦察了男厕所,确认无人之后掩护我入内。我鬼鬼祟祟,心跳狂乱,迈进几步就惊惶地退出。但这个惊险的时刻不幸被邻居小姑娘撞到,她威胁去告密,除非,我肯于献出贝壳项链作为缄口条件。我失去了自己的珍爱,长达几年又提心吊胆,怕小姑娘不能守口如瓶。令人羞耻的把柄在她手里攥着,听说她得了猩红热,我暗暗希望那是一种致命疾病。二十年过后,如果快餐厅里的女厕被占用,许多女客会临时征用一下男厕,把那个狭小的单人洗手间划上门闩就行了。我从来不能。我深知自己擅闯禁区后落下了漫长的后遗症。

对性满怀迷惑,但没有一个明朗的渠道能让你有所交流。我鄙夷自己有一个贱性的肉体。我鄙夷到专门在经期吃冷饮、长跑,我对它蓄谋折磨。因为认定女友们冰清玉洁,都纯洁无恙,只有自己沾染了难以启齿的泥浆,我变得孤僻。何况,我的过去有不能去除的污点。很久以后才省悟,李椰姐姐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许多成长中的女性共同存在的问题……若干年前,她的手向我摸过来。

……坐在花池的石头上,刮着五六级风,骑自行车的有人戴着口罩,他们躬下身子以求减低风压,根本无心留意路边并排坐着的两个女孩。李椰姐姐假装取暖,把手伸进我左边的裤兜里。裤兜事先被她用一把折叠刀剪开,这样她的手指就可以触摸到我的隐秘之处。她比我大,我听从,但情绪紧张,我隐约意识到这是不洁的,但我无力其实也无心反抗。我从未萌生过告诉家长的念头。我不能分辨,她究竟真的喜欢我的身体,还是仅仅因为需要诱导我去抚摸她。把我带到阴暗的楼道拐角处,李椰姐姐握牢我的手停留在她的乳房。我的指端逐渐感觉得到她的皮肤因为受凉和受到刺激而产生的细腻颗粒。当她试图进一步指引,我的手已经下滑到她的腹部,好像忽然听到楼下奶奶叫我的名字,于是我逃难般地跑开了。

李椰姐姐继续教育我。她给我讲红军女战士遭受毒打的故事,兴趣集中在表述里面的猥亵部分。她讲特务如何玩弄女战士的身体。为了加强效果,提到拷打,她用布垫着取出炭火中烧红的铁片,将另一端按到我的手背上。缭绕青烟从皮表升起,我闻到自己被灼伤发出的味道。李椰姐姐还给我表演男人的撒尿姿势。操场边一间破落的厕所,临时搭建,供部队练兵比赛用,因为不久就会拆除,所以里面极其简陋,泥糊的墙体掺着稻草,只有一扇窄窗,装着几根不平行的铁棍……透进的光,照着面前少女赤裸的下体。我同时负责留意外面,怕有谁朝这边走过来。坦率地说,我的确没有从中体会到乐趣,手背上的疼痛、心理紧张加上她迫使我直视的口气,都让我希望一切尽快结束。尽管一直抖,但她一直坚持着在冷空气里光腿站着。她胆战心惊地展露着她的胴体和欲望。它们太蓬勃了,让处于蒙昧期的我茫然又畏惧。

李椰后来被她的父母送给了保姆，表面原因是那个保姆无后，又格外偏宠她，内幕并非如此。李椰的父母格外偏宠他们三代单传的儿子，所以当发现李椰与弟弟之间危险的肉体游戏，他们震惊之下迅速做出抉择。这个秘密，我可能是除她父母外唯一的知情者。

和李椰的短暂交往影响我的未来。首先是我今天认为性取向并非我们自己认定的那么天生和绝对。我对同性恋的态度比较正常，不会卫道士般地夸张反感，得益于童年的僭越。但同时产生了反作用力。与观念形成对比的，是我行动上的桎梏：我抗拒接触女性的身体，包括母亲和密友，我尽量回避包括握手在内的亲昵行为。那种除了礼节之外与女性的亲近，几乎被我完全清除。当女友偶尔揽着我的肩，本能的抗拒使我的身体立即僵硬，虽然我能坚持着不说，但假若她敏感到了并且放弃，的确令我如释重负。做一个书面测试题：假设必须和陌生人同眠，我宁愿选择男性。

躲避女性身体的态度，不仅仅针对于女伴，还包括我自己的身体。

发育期用尺寸极不相适的乳罩束缚自己，我认为穿上紧身毛衣显现的起伏岂止不雅，那是羞耻。每次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艰难地系上那几粒半透明的小塑料扣，我冻得嘴唇冰凉，当终于成功，纯棉胸罩马上如坚固的铁丝紧勒肋骨。连睡觉都不松开扣子，我以为长此以往，就会拥有男孩子般的平伏胸膛。乳房下面贯彻到后背的那道暗紫伤痕，数年不愈，因为有时会勒出血，洗澡的时候我忍不住在冲沸而下的水流里偷着流泪。

要参加区里的排球比赛，学校为保证主力队员上场给我们服用避孕药，这样可以错过经期。我体质敏感，吃了以后有恶心反应。就像魔鬼出现，搅乱了月夜下的潮汐。但心里是喜悦的，药物帮助我省去麻烦，我觉得自己利落、矫健、身轻如燕。如若没有副作用，真想靠着药片，摆脱肉红色胶皮和叠厚的卫生纸的纠缠——自然界里，没见过卫生纸那么不清不白的粉色，弄上血迹，污浊不堪。

说到底，我不喜欢自己的女性角色，觉得上帝让我做女孩是种处罚。尽管为我热衷的文学作品里充满对少女和母亲的咏唱，依然

不能有所安慰。女性因为孕育受到赞颂,她们身怀人类的未来——但我也知道这是对子宫和阴道的美化。神圣的诞生之地,让我联想到已获得的科普知识,我难以在其间维持平衡。我知道,某些鱼类、鸟类、两栖类和爬行类等动物,它们的肠道、输尿管和生殖腺的开口都在一个空腔里,这个空腔叫做泄殖腔。我嫌脏。

成熟各有标志,但对许多孩子来说,了解生殖秘密都是一个重要裂变,它撕开洞见黑暗的口。我从乖巧变得叛逆,有时挑衅地跟母亲顶嘴。她曾经是我以为世上最完美的母亲,但她,竟然暗中辜负我……我不能解释我的委屈和敌意。明白了途经阴道的出生,我心理不适,对母亲和自己都怀有轻视。

我没有努力矫正自己病态的洁癖,并未意识,我要的纯洁,本身含有非人的元素。我致力于把自己建设得不存杂质,好像那样,就能赎回我的不洁往事。我读书,甚至强迫自己阅读兴趣不大的哲学著作:因为那个抽象世界里没有肉体,涉及肉体也经过科学改良,如同医学的穴位挂图早与欲望无关。越不受欲望拖累的人就越高尚,越有教养——我的教育和自我教育,逐渐精简为清除自己肉体的过程。

我的脑袋越撑越满,身子越来越萎缩,像个蝌蚪。我继续努力,尽量缩小下半截所占有的肉体比例——完全剪除最好,只有头脑,没有身体。回想起来这很滑稽,我的自我形象设计,仿佛就是从一个精子向一枚卵子的努力。一个自我圆满的卵子。不被侵犯,不会演变。在对纯洁的坚守中,完成一生的谢幕。

十三岁的我,半带叹息半带炫耀,对我的密友宣布:我这辈子,决不结婚。

问题是,对小说里描述的动人爱情我是向往的。怎么才能爱一个人而绕行肉体,我有柏拉图。我的初恋时间漫长——由于长期缺乏进展而造成的拖延。和他数年不说话,我猜一旦开口就有危险,沉默保障着肉体之间迢远相隔。我的“爱”是名词性质的,静止,稳定,不动声色;作为动词的“爱”,我力争淘汰。

所以,当某一天他的举止破坏了缄口不语的和谐关系——那被

我视作完美的和谐关系——我被伤害了。只要不能妥善处理“肉体”这个障碍,我就无从学会面对爱情最重要的态度:无所畏惧。我踮起脚,贼似的溜走。我当时想,我会用一生来遗忘这场尚未发育就结束的羞怯爱情……一生啊,我用那么大一一座坟去埋婴儿的骨灰。

男女相互找寻另一半的历程多么消耗体力和智慧,据说,这样人类就没有余力和神作对。上帝既然万能而仁爱,为什么不让人雌雄同体,像一朵花那样,从容优雅,自己的雄蕊围绕着自己的雌蕊……但它们抚触自己岂不接近手淫?我奇怪手淫受到极端攻击,一个不与他体碰触的自足行为何以远离贞洁?不侵犯他人财产的情况下爱抚自身却不道德,好像它是吸毒既损伤自己又埋伏着危及他人的隐患……当肉体有所需求,只能求助异性才合情合理,无可指责——甚至必须是法律允诺的异性对象。或者,这是限制人类自私的办法,除非与人分享,否则你无权独吞肉体的快感。

尽管判断上存疑,但从青春到成年,我的身体始终处于荒凉的纯洁之中,既无男友又无手淫的打扰。说白了,还是不喜欢肉体得到享受,我厌恶它。我不喜欢附属于它的皱纹、疤痕、赘肉、斑点、茧子。我不喜欢它的气味。我不喜欢它对欲望的向往。我不喜欢它快乐,不愿它获取满足。在这种持续的反感情绪下,我很少观察自己,洗澡都潦草,总是趁浴室里还雾气蒸腾就穿戴齐整。有一次,我放掉浴缸的水,看到水流涡漩中有朵下陷的玫瑰,也看到其中夹裹着几根自己掉落的长发。突然想到,一天天老去,我从来不曾完整地了解自己,比如我不知道自己的背部曲线什么样儿。犹豫了一下,我搬来里屋的梳妆镜,背对浴室敞阔的那面镜子……镜子繁殖着我的背影,我发现,我竟然对自己这个与生俱来、相伴而行的肉体分外陌生和恐惧。

那个炎夏,我的另外一个女友带着男朋友来找我玩儿。她的男朋友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十多里地,她就坐在摇摇晃晃的后车架上。我一眼就注意到她男朋友的血脖子——衬衫领根本遮不住那些印子,好像被什么动物抓过一样。我知道那是女人的指甲。女友后来承认了自己的作为,她脸红了,没有详说缘由。他们在外人面前也